



收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四明樓

鎬大防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柔明之鄞人曾祖元
吉不仕祖洙明州助教參贈正奉大夫父母温
左朝議大夫仕為太府少卿直顯謨閣參贈少
師妣恭人王氏參贈越國夫人明今為慶元府
亡妣生於大規四季歲在庚寅三月八日少師
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尚書工

部郎官知處州終朝議大夫參贈銀青光祿大
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參贈銀青光祿大
夫父諱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參贈少師
兩家少師實為中表金紫無恙時始命締婚年
十九而歸予我紹興十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
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三年封恭人淳
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某該部祀恩
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慶霽封太碩人紹熙
五年壽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
年光宗聖體清安天子行慶子下封信安郡

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封大寧郡嘉泰三年郊
禮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月癸酉以疾薨
于畫錦坊之第享年九十有五子九人錫右
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錫承議郎權發遣婺州
軍州事某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館登仕郎錫奉議郎知福州永福
縣事錫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太平惠
民局兼戶部大軍倉銘錫迪功郎溫州司理參
軍錫女二人登天孫三十一人颯洋迪功郎新
秦州海陵縣尉淑滌漳從政郎紹興府上虞縣

承濠滿從政郎紹興府嵯縣丞淵沫泚泚泚泊
樂凍治承務郎况濂淵賦詩濤濤濤濤濤
濤濤濤女十二人長適蔣与求次適承奉郎知
紹興府餘姚縣蔣綸次適孫仁再適奉直大夫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观朱軾次適位璿次
適戴謨再適迪切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
孫逢吉次適儒林郎添善建康軍節度推官趙
師彝次適何沐次適馮廣次適迪切郎新溫州
瑞安縣主簿王裴次適將仕郎鄭圭二未行曾
孫男十六人棟机杓登仕郎械枝樾推格枚札

桔樞機柯桂女十人第二人第三人閨之弟
四人許遠陳篚餘在室二兄及鉛錡淑濠棟弟
二弟六弟八孫女皆先卒先吳葬于奉化縣金
鍾之原將以十二月丙申奉亡妣之喪合焉亡
妣幼而敏悟五歲後外祖教授雄州歷、能道
河朔所見及边上風物騎射之詳日在親側凡
笈書往來皆能記其人之名字親底或有遺忘
問之如響將嫁外祖曰吾之姊妹往矣數歲已
能作家書越周賢明口授詩語教以裁剪紵縫
纂組之類不待習而工平正端整皆可為法外

祖為王府贊讀虜犯京師事定携家南京以歸
止妣及笄歆其遭亂散失餘人壞於漏舟不以
為慙也先君自少清介止妣實為令德事李氏
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禮曉練世故謙抑避
順被服寒素内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止妣養
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篚直與共之為擇良配遂
歸王公正己任至太府卿子之偕老王公之父
提奉時方宰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
與為結縵之助罄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賢婦
致謝再三足時止妣年才二十有七祇此一節

過人遠矣自余同先君宦游四助廣平言不出
閩或有觸怒必功使從寬有所饋予必贊令從
厚故序既燼於兵火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
多寓外家止妣因得晨昏定省之敬二舅出
仕參理家務上下欢服既遂終養執哀忌禮自
以不逮事舅姑歲時祭祀蠲潔誠至必躬必親
晚雖分命子婦執臨視之先君乳母刘氏本中
原人忠愛子孫止妣待之甚厚卒老子家又以
止姑三人无後春秋皆預饗烏節序薦新末始
少廢設事飲福必欲家人俱集鬻齒不遺莫年

髮不勝冠或功裘以烏紗則曰非所以為禮也
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於榮利素不蓄財有則
緣手而尽不喜為時世粧泚靚雅正無珠璣之
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虜時僅以澗水
進脫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亨
不翅三矣篤於教子至質貸以供束脩諸子粗
有成立或問何以為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
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無嫡庶之
間方授室時家之有無以為豐殺平心處之
自无間言其遣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適

者多誦北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為婦親
邊不是家睦嫻存古訓勤若是生涯之句以免
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幼孤無依取而育之亡妣
為畢其昏嫁其它解衣以為助者不能悉書也
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祕方歲常珍劑以為
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壻陳公膏
已自御史忒外府止妣每聞有除目則為女弟
贊喜遣賀惟恐後無分豪羨暮及歆然之意少
卿忽下世輕舟入都以此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
親戚家聞信與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為

友人之子也。向得其詳，惜曰：「心地乃余邪先君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廣州兄以數卒，止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胃次豁然，起者不改其度。人尤以為難，某守永嘉，迎侍為八十之廢暇時，領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擲黃甘以分啗，略無衰相。某亦仰體故訓，不敢以廢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駁久不決，跪以告曰：「朝夕且得廢，謹恐一有介，逐徒驚尊，抱奠若先歸。故里脫不可逃，寧身當之。」妣曰：「我亦念歸久矣，入室。」

為之東下，嗣歲後來，特任者聞自引去，同列或謂某曰：「子有親老，可明告子朝使，子弟奉以歸，非它人比也。」某亦以告，止妣曰：「吾兩陷圍城中，還鄉又脫虜厄，以是知死生真有定分。在此則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過，徒亂人意。某竦而承命，不敢復請。聞者無不歎服。某自吏部尚書謀補外，止妣聞之曰：「可去則去，毋以祿位為累也。」既歸，見親，堂道旧故甚自適也。越国生二女，一子，仲舅尚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子諱居仁，為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

一男二甥三季士之語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
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
里之族姻孟春為慶既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
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別為一席以侈其盛仲春
為尚書慶酬酢稠疊迭為重客季春又夫人生
朝也簫鼓之聲幾無虛日未幾聖朝推老之
恩亡妣授郡封尚書公進真季士郡太守致
上命羊酒粟帛之賜焜耀兩家先君在時固已
羸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未聞細婦及婿惟孫
曾子女增四十有五入童非滿前愛抚惟均歡

笑雜習不以為厭問安直領之而已晚歲倚福
誠世所鮮儂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
取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与
二舅補之迹年犹作梵唄時奉因果以示人晨
餐以前無非佛事寒暑如一晝靜多規大字未
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至尾而後已書傳過
目如素所習諸史奉大端具亡之際賢否之著
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記非
出強勉二族交婚如米陳然親連至多姓弟之
外姻姪宗派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賢焉及見宣

和盛時暨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
血等書閒能指其不然者後得夢華錄覽之曰
是吾見聞之旧且謂今之茶褐墨綠等皆本胡
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歎習俗之變於
夷也太師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敬
數年間遇奉壽則大資趙公即侯洎倅貳而下
俱集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君班衣珠履之盛
則未之見也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某輦抱
持稍遠則子若孫親扶板輿每顧笑以為樂客
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見問勞周悉帶及

其近親之安否談旧事不少差忒神明之未
衰也灯前則与諸婦為依經馬之劇或至夜分
不倦去年方覺頓弱雖齒豁体羸已久而耳聰
目明如旧某比蒙恩与即以九十者家不從政
力辭止妣以為然疾既革元日犹自力危坐以
待賀者某痛念夙州兄祿不友後邾恩以奏從
子深歲首受命止妣犹能以手加額六日忽命
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面西側卧
時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纊殆善業之報也
仁慈薰然待妾媵有息人人懷感不待鞭扑而

自馴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
以恩意接之故予者無不尽哀聞者无不傷歎
已而大資率鄉之士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黃公
郡縣官及鄉校止銘而下各來致祭多有哀辭
以形容盛美与哀榮終始之倘且言上寿全福
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况自父兄
周喪以來母子相倚為命年弥高惧弥甚不敢
一日輕去鄰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
逆以至於此尚何以生為哉方忍死以襄大事
追惟吾母淑賢懿範著聞遠近若其容德廣大

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粹曲尽人情而動
依大義非惟閭閻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
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某自省事以來親
見實行間格言曰矣是歟泣血具載以少伸哀
痛孺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狀苦塊肝
膽貴裂竟魄紛亂不能尽究始末以發潛德密
步有時未敢求銘於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
止妣之稱效後山陳公先夫人行狀之体敬刊
之石以对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哀哉
餘生無母可事長號擗踊冀相尋於九原之下

耳鳴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某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妣翁氏贈永嘉郡夫人

祖彛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

贈少師

妣馮氏贈秦國夫人

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

母汪氏封恭人

先兄諱錫字子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

居于鄞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因明之樓實

出於東陽不知所近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

世先生以古季教授鄉校九三十二季擢第起

家金紫少師皆以伯仲踵世科後來者又繼之

衣冠彬々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部郎有

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因史公為墓銘生九子

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季迥

出流輩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

鑒裁其精兄一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
外家以居先公攝了平汪母氏携伯氏繼往兄
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尔卒業之餘幹盡尤
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了叢他人智力所
不給兄為主必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
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尽無劇步必奉故維未
冠而中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於世矣
先公久欲問舍而免其賢兄承親意竭力圖之
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
兄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竣耶入城謀度日以

使臨視兄執籍取物如撰諸囊使無以返命即
取屋用藥緇將封以歸奏官吏失色兄徐曰是
非軍衣所須蓋哀以備賜花等用數實若干籍
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尚書張公津曰某
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微君若其
殆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
場會子庫閔陞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
版勤其中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
手日造万紙无不精好一日謁丞相曾公有同
僚力言省軍之便兄立其後具開之僚顧見兄

淑踏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謁白相君
曰國家賴楮鑿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
度必復於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它日恐難遽
集况作偽者它皆可為惟貫百例不能亂真故
多敗此曹免聊若冒為之智者不察也領擇可
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丞相曰子不謀身
而遠慮及此即白於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尚
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為真職最清簡請其自
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為可
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牽鎮江獄事贊之

且奏曰是時虞某即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
知之尚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上曰朕猶記
向時事信可用豈慮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
勅令所刑定官以薦章友格改宣教郎時方修
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粵降旨揮五千餘項
立條一千三百縱又編類海行法免風疾之心
筆削損益多出其千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
首誦主上孝儉之德上曰朕之即位鄉与
現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朝列冬至正
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

上顧而笑再奏請詔有司議立科目凡是則
是傲有一於此者令即國察奉以聞擇其尤者
尊顯以風厲天下孝者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
進則賊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
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出於睿斷修定新書止
緣頒降尚遲州縣无所依據胥吏因得為姦反
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
編別勅仍下諸道且用旧法理斷免致因循待
報遷太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
稽一郡賦額最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

者始敷一緡今乃半之既無物力之增徒有科
敷之倍止緣下戶舊與免科 聖朝優恤之恩
反為豪戶欺隱之地土烏者財力豐裕与吏為
市莫可究尋悉以本戶之田析以古籍土等分
立砧基多至百本却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通
重已甚乞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設者必
曰始科不及下戶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
大不然今若為下戶者實富室也真是貧乏十
免二三若仍旧貫不為更張則必尽歸五等之
籍免復可敷之緡矣大言身丁錢者皆出於下

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為緡若干與和買緡數
合為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私買數身
丁而和買之數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數和買
而身丁之免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
人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為名用防異時重
疊倍數之患若有丁無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
而為太平之氓矣 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陳
科害甚明朕即為差漕臣與郡守同共措置又
論在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
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既非止吏止是私置文記

遇出即注才入即銷雖有據憑終難檢梳不一
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免姦弊欲從外府印給
二簿付郡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
收太府每季稽考 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
即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寬兄
前後再對詆陳九事皆蒙睿察今錄其施行於
時與其最著者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
又天下之平固所當謹兄尤恪意從事謂天獄
追逮非它處比一夫所向閭里驚搖每見吏牘
必詳寃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既

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之或先有案卷者預審事節一問即得故囚之宿於獄者甚寡考掠尤稀閱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為庾隱者僅施十數囚徒呈前未嘗斥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為戒適有大獄三數皆賾昧翻覆最為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為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鬪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逾深士大夫則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為初官

時能決詔獄者久之孰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沉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更早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邗邇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察屬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物篋庫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員旁午於道日不暇給兄曰郡尚可為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詣邑既已肅然後使束裝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與夫當蠲而未

蜀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
朝莫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允可蜀者落筆掃
其其或為之倚閣或為之分限其應輸者皆
指期至郡俸貳以下爭以為不可兄不為變色
死官吏之擾又罷無名之歛期會寬而信欣然
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曆緘以紮囊公文之外守
宰欲有訶言親題曆上不時往還吏不得與聞
其間脈絡貫通了无壅滯文移簡寡上下安便
及期無一金之負察吏從服郡始少蘇矣木杙
出於歛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以濟此

歲苛取商賈不通兄為之簡節踈目按舊類而
寡取之會計甫畢牙僧一為保識即縱之順流
而下賈人更相告語耒耜益衆以故三閱月而
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信証也版曹漕
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悉又隨
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
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奪益彰民訟
多據案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卒于加
額稱誦神明者相屬也外邑番訴間取其甚者
自處之必窮其情狀而抑強挾弱不為己甚有

訐喪衣囊於津亭者期以舖時必獲已而果然
季校顏圯所未暇及兄為之區處表裏一新像
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未訖從
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迹厚為先務近城
木場苦於潦水築墻則善墮插籬則易壞或以
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為
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可馭吏接物厨傳
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
然愁嘆之聲化為謳吟傍郡之訐于監司者亦
求直於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

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
慈父設祭於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
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如
戶部侍郎曾公逮當今吏師謂人曰試郡而办
事者有之若樓茨州為政平靜百廢具舉雖老
於治民者未易過也既歸追慕摧割不可解於
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
未遠也閱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
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
子男三人洋滢滢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

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
奉化縣龍潭止議先生之墓左溪錄兄行事以
告于某与之相抱持而笑語之曰吾尚忍言哉
子之所不知者吾為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
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
容物或吝不能以自將恃氣而不傲矜敏而急
情察以為明察而近刻為己而嗜進計科以自
豐者間有未免惟兄器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
之觸傍現為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
所閱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儿无暇日

向學問不倦在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漕
臺卒困於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
真行俱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競作
篆心顧好之下筆輒工好字者爭求扁榜流傳
甚多晚更斂制稍尋斯冰之体近方攷證說文
仍集張氏復古與鍾鼎遺文從韻牘分欲為一
書竟不就餞別慶賀間為詩詞皆清新切當壓
倒坐人凡其見於外者至涵養饜飫增益德性
委運自適則又其見於外者至薰然無貴賤長
少與之尽礼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

傾身以應之或就之謀事先寃情實能道人胃
中之欲言者為之致曲不翅已事人亦感其誠
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則如身得之喜
否則介若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
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為不可奪遇
有不可亦必曲為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
亦不以為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
葺船居旅次容鄰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
思橫出人取以為法終日矻矻有古人運甕之
志每曰勤則不匱一有自情則不之以立身矣

人之情為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垢匿瑕
如弗聞者動有規矧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友
率歸於怒細翔篋庫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
之門晉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為近
之心計者餘使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疎財
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
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虛日間遇士子就
試親賓坐集兄預為館榭之計惟帳器用咸備
手行觴豆弥月無倦色少間又問勞其之絕商
權文美我人人自以為親已婦家霞裳輟衣食之

資以助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為之存歿無憾再從弟鏞幼孤求師在師兄曰是吾叔父之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末歸兄育其數口又為謀資身之策溫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厚善乙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上而久不佳者正坐用意太深為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於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張燕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既在選謂詆親曰吾雷一第益友之賜也其於故旧類此

嗚呼在私門為亢宗之子在公家為有用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況復容貌碩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為特聞人而止於此是可痛也故歛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耆穉皆相向慟哭搏膺吞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今吊者尚未絕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允抗志閑遠紹興和買之請既行郡民間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末惠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允注意令候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

蜀滅殯宮及寺現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
兄之言兄深惜 上意之未寃益訪利害期中
言之而無及矣兄之齋志於地下何止此哉嗚
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
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鏗之生先公以多男
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深之居
喪鏗實同力以振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
每与某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
某自度才具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
以佐其傍處從官更為勉勵欲寡其過以毋

昭親憂官勅局丞外府適相後先連筮以居並
轡以趨匪敢以為榮父母俱存兄弟克故誠人
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又
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双親
西上鄉曲豔其盛丞相火公魏公率里之士夫
大合樂以送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為郡之勞而
使家人女子極奉親之歡躬調旨甘又聞以政
事施設具言於庭聞以諸益甚適也不幸 天禍
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口
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乎哀哉游宦許久

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
秩才四年而得郡統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為哉
竟何為哉今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
數不可逃耶世言陰德隱行有益壽之理未聞
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平允之心爰後一
時臨民循良之効亦宜得依於神明而大禍之
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曉
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
門戶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然懼不能勝其何以
堪之嗚呼不可活矣與深等忍死以圖窆窆之

事又雪涕以書狀或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
繁乎某泣曰吾兄之亡斷吾手足不足以喻其
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兄而不得顯於用特
書屢書犹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暇
文乎哉乃長號披瀝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收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行狀

四明樓

鑰大防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

妣李氏封淑人贈商國夫人

祖令諱武畧大夫贈太師益國公

妣刘氏封宜人贈齊國夫人

父子併左朝請郎祕閣脩撰贈皇兄大

師中書令進封秀王謚安僖

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員王諱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

狀

其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
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無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
恩禮隆備真足以度越千古恭考國史開國以
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
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有如周王
亦未嘗著民庸於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業
寢顯各以所長自見為世豪英代不乏人曾未

有位極人臣出處繁劇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
四朝寵光赫亦以間平之賢躬曾閔之行出為
龔黃之政入有旦奭之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
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四十餘年間其
惟崇憲靖王手某因掌玉牒嘗考福國公 纂
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為秀州嘉興
縣丞 孝宗實生于官舍僖生不及進用歿後
有追封賜謚之寵尋又築祠堂於行在所建園
廟於瑩域如濮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為嘉興
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

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第友游皆一時名
公王在髻鬣有成入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侍
植立拱聽長而弥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
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
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
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
州應辦王傾橐以襄事一毫不取於公家十有八
年授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若多盜王周
行境內以五家為甲一家警盜則回家應之一
家容姦則回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監缺塘自

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於塞監運
不通王見議疏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壑以承重
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司法叅軍既至會常平
帑廩事發與獄逮繫甚衆守將案前政王請寬
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劾吏竄則止失
者不復可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
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為補且有囚當死王疑而
爭之守是獄掾觀望者隨靡王亦愈力後加詳
讞罪止流役戚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弊檄
郡為柙筏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

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既周
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笈材已具役
民恐不及事有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
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競覲甫
畢而師至民不知後守益歎服三十年 孝宗
自普安郡王為皇子封見王是冬以奉主循從
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
未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
六月 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
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奉擢敷文閣待

制二年妖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
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鏗漏水殆及女垣不爾
則民几為魚矣細民多鬻鬻抵罪王深念以之
諭巡尉使嚴譏邏獲盜則歸之官而縱其人獄
訟為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改知明州
充沿海制置使虜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不
絕驚謁詔：王命邀郵筒於遠郊密受以入民
始晏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麇至分處寺觀
發廩振拯多訴全治真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
囊齎巨万吏請沒入王白遠人不幸至此忍因

以為利乎為其指歛屬其徒護喪以歸明年戎
商致謝曰吾國近亡歿尚籍其家貲今見中國
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未者且言死
商之家盡損所歸之貲建三浮圖繪王像以祈
壽島夷傳聞无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堦貢至
純問王安否六月以獲海口功陞敷文閣直學
士二年冬以邦人奉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
定海有沈寔湖豪在侵築民失其利開浚復旧
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為茅碯與
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則水以

慈谿為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
宜俾浚舊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
秀王夫人寢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既遭內艱
擗踊攀號絕而復蘇溢米不入於口春行邦人
擁道送之白色深墨哀動行路四方賻禮日至
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事之年五服除八月
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季宮頽弊大出緡
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
齋舍門庑為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
以酒醴功之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季舍閱以

規矩與生負同後多修飾取科級者於是相與
立生祠於東序制司承軍舊屯于城外之江東
時得旨定海移軍于平江之許浦王請于朝謂
定海抗拒之衝不可撤備移制司軍以安之增
葺舊營度容万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至書囊
烏帶正棟汰軍士來者無所歸止為度地城隅
為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
不驚而降者言始謀卒欲直犯吾境或詔傳虜
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廣閱習以張
軍聲遠郡人行旅樂覩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

顧之憂七年倭寇甚王以方略
授將佐每過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
逆順禍福遂降羅拜於庭殷栗莫敢仰視王為
却兵衛霄威嚴以問始求明感泣悔懼願自效
又進其黨語之其脅從者縱使復業察屬謂明
之罪貸不可且恐其飽則颺去王曰慨懷來之
反其鋒以為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
以供罰為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
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為難
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為一也明感

恩尽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五以此轉一官
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為裨將自是賊之巢
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
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
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
歲饑雜價翔踊王曰貧富者用雜以幸災治之
則益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於浙西閉糴者
計窮爭先出糴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太平飢而
不害官无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
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尚和平寬猛相

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過察案人樂為用兩
造在庭必据案寃其情寃多功諭使平之其抵
於罪率從末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
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邪人与錢
一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於籍後死決不
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曰節用愛人不易之道
与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若量人為出以求
裕乎不飾厨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悉歸公帑
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斂不及民以郡
之西湖為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於側刻

採捕之禁待過賓客不為奢侈而尊俎風流恩
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
也自以久去松楸榮求閑退雖優詔狎至而歸
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貴賤耆穉
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奉朝大夫二
月撫按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王隆万壽
宮九月加開府儀同三司亮万壽現使九年九
月亮明堂大祀橋道頓迎使至是始見
天顏感動請問欵洽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

朝于德壽宮高皇喜白久欲見卿撫勞甚
至禮成加少保封荊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
見篤睦之恩賜以王帶十二年亮郊祀別廟亞
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於素
幄龍輻落塗事大体重詔亮總護使十五年六
月加少傅八月亮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
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熙元年三月詔入
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於安僖祠堂之側
屢欲奉孝宗幸祠第王力辭憲聖慈烈皇
后賜水月園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

又有堂曰慶遠園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洎孝宗光宗皆同中闈屢嘗臨幸光貴林壑詔益其地泣湖為復閣有司既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間兩宮皆待以家人礼王執礼愈恭語不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洽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避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宴于北宮之靜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箫鼓之

聲不絕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為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祇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意所為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兢業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於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大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屬以廉耻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立宗學凡書季考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祿以助贍給又以減宮廟負

闕之多請復增款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疑之
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太宗正事七月
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
詔加西鎮於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
永阜陵殯宮禮儀使慶元元年以復土拜中書
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荅曰遜避莫回勉從所
議可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名嘉泰改元
賜第為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廂二年
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孫子扶掖命有司復
營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

開 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賜贈加厚賜棺含以
蟬冠朝服歛遣內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
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設祭之文甚寵曰
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純一 百世其昌嚴
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駕生賢王濯一祥麟
玉質金相允文 孝宗則友其兄召孫外藩賜
第于京廼分茅社于彼榮陽亦旂金節絢爛綵
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曰復是荒太
師維坦袞衣煌煌爰暨冲人應龍初翔宣力百
為調娛多方予嘉乃動一肱句不名紫微是令遜

避句皇貴極愈謙年耄光吳莊瑜七望八熾昌壽
臧子侍孫携焯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強謂
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迓降此弗祥維大父
行生死哀榮土實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奠寄
哀一觴又遣太常博士錢易直等較祭于都門
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
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拜典命使以行遙
致奠筭以賁泉扃爰以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
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
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源王娶安德帝姬之女

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邦
光實徽宗皇帝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
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夙有懿範媿德娠賢
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襄奉哀毀而
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謚恭榮次師撥檢校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提奉佑神觀兼秀安信王
園令次師秉定江軍節度使提奉佑神現次師
稷泰次師高深州防禦使提奉佑神現先五
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信國公次師禹慶

遠軍承宣使提奉佑神觀次師臬保慶軍承宣
使提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通州
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
次師貢宣教郎添差判通廣德軍事師岳師彌
師貢俱得旨除直祕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
主適故朝議大夫直祕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
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宣教郎添差兩浙轉
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主適朝奉郎
直祕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二十
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慶州軍州事希明

承議郎新權發遣黃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
差通判慶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
衢州軍事希永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
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顏故儒林郎紹興府上虞
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郎特差行在
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紘奉議郎
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
主奉秀安僖王祠事希忼右千牛衛將軍希訃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權充秀安僖王園令希愷
忠翊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

駐劄希栻承事郎新差監臨安府糧料院希謨
太子右監門事府率希呂忠翊郎希祗成忠郎
希復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補官
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
陰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
轉運司造船場范莘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
前中佐軍頭引見司吳璞次適從事郎特添差
婺州觀察推官林燮次適承事郎特添差通判
嘉興軍州事韓杞次適承節郎新差幹辦御前
忠佐軍頭引見司兵吳拱餘未行曾孫九人未賜

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
婺州觀察推官沈燁餘尚幼嗚呼杜甫謂汝陽
王為貞天人某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
人夢彩傳呼導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伏鈞
天之樂既竟聲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霧滿室終
日方散及為安僖卜完兆衞哀走數百里惟烏
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喪回
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
矍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
卜之地以售今復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

舍夢有形狀猗異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
訶問之則曰公宅日當為地主故巡護爾既為
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憔悴
与支体不具者紛々求極棧甚哀尋見所召者
曰適所見得无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
唯而竟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
而道旁葦葦纍々 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
望我邪悉為掩瘕之晚嘗率鄉人禱兩道士伏
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嶽岷久之瞑而不跌頃
之語人曰適竟神游帝所以閱兩告帝既許我

矣翼日膏雨如注闔境告乏翰林李士洪公邁
載於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固為難言如王之
交於神皆明白而又有驗於後故屬續之日起
處如平時夜尚規書甫二鼓始竟体中有異集
子孫告之曰時至矣了無但化殆僊去矣嗚呼
王真天人也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
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季善持論春秋二
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
年未嘗廢每曰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
又喜誦孟子問奉二書之疑与客反覆論办又

撫其旨而為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
可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為之說
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者情皆得度無
情保長生書之坐偶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
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為之亂
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
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
此矣後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
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為人賦詠賡酬愈出愈
新多記詩調筆端富艷基品甚高皆其餘事居

閒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尤謹
迎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怒服膺慈訓
不戾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
以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
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
待我之淺也終為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
申矢天无疾言適色侍側勝冠者衆童 紛如
也皆假之辭色弟戒以謹守儒素下至臧獲未
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節公
於山間先屏驕從至門下車趨就賓庶三具大

守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八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為之加禮總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其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為真率之集以勢位遠絕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襦用布浣濯紵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庶事王公十朋為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尚窮事力意邸第必極輪奐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旧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病故隨高下齊之雨雪日冬則令人走閭里賑施嬰孩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蓋用

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某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与班綴時得進拜春撫有加焉王在朝端山立主色貂蟬宝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徃來兩宮調度密勿若不動声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為重造鄰從容多有獻替一語不靈於人或有人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以其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於官舍房居海角不敢以姓名入修門王賜之書且致酒餼之饋若施於敵

已者銘於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
殄瘁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
既不及為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
王之諸子自少保而去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
將以求墓隧之碑某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
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
日尊而所蘊自是無有表見於外人但見其養
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
自少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
以終為一代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

此故亦不得而略也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民以
備採擇謹狀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回明樓

鎬大防

少師現文殿大學士曾國公致仕贈
太師王公行狀

曾祖本榮贈太師魯國公

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仕承議郎榮贈太師魏國公

妣陳氏贈魏國夫人

父師德故仕宣義郎榮贈太師楚國公

妣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
誰字李海年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
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為儒至魯公守道自
晦始開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
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渾縣是生四子次曰湘師
心繼踵世科仕為吏部尚書終顯謨閣季士其
幼即楚公也侗儻有大志義風為鄉里所敬故
翰林季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於靖康元年六

月七日幼穎悟粹溫凝遠寡言止色頽瞻步趨
率有異度力季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
進士科調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即守蕭公
振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即事多委公裁決捕盜
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秩滿循左從政郎蕭公帥
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公日受
蕭公深知故奉親為万里行詎為利祿計耶既
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
十七年為省議點檢試卷官知奉湯公鵬奉薦
除樞密院編修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

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為秘書省教書郎二十九
年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既入館屏縣人事益讀
未見書假休益入抵暮始歸一時明臣汪公應
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
重三十年再考省官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奉
臺察薦公及史虞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
月迂右正言首論大臣矜勢以養尊小臣持祿
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
陛下止朝廷以止百官佞貌大臣句假以刑
賞黜陟之柄一所以於上使號令無紛更官吏無

數易則見它將不革而自去上欣然嘉納公
自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死
素望偶中科目叔臣引之要途致位公宰竊弄
威權動循覆轍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
其言既罢政又論其植黨營私懷護迷國竟鑄
其職又論大將劉安之在鎮江私殖貨財陰交
叔倖方命培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言
之必盡時高宗更化之初吳滯補弊公所言
無非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于上則法守明于
下乃者用事之臣持已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

有送部勘當看詳措置之類當處以死心總要
所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是事而有前批後
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元降續降之別情法不相
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
云如朝廷特降指揮于本部成法即无所礙變
旧章而威規所有司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欲望
明詔大臣令各以成法奉上令去宿弊或依違
迂就則坐以違制御筆令三省六曹遵守此實
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且將大用三十一年止
陞轉左奉議即四月丁楚國憂上聞之惻然

因諫議大夫何公濟入對就令傳旨慰問亟有
金縢之賜隆興元年服除孝宗屬精政事妙
選部使者是各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
副使除科鹽之宿弊洗滯訟之寃枉治最上聞
乾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責難之說必欲致君于
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外治之策尤
詳上皆賞歎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侏四月
除秘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懇五月薨皇子
恭王府直講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几皇孫
降生申乞檢照典故有沮之者与外任三年閏

七月轉左承議十二月起知江州郡四年奏事
改建寧府仍舊或對祥曦殿陳擇將備器簡兵
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關社賦籍權酷水旱義倉
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
莅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儉節為先明年
就遷轉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厄之公亦力辭
而止始見谿用淳梁潦水則撤去行者告病公
命以石為之既去而橋成榜曰平政生為立祠
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入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郡上供銀

悉施行之奏事畢 上令一至 東宮 皇太
子以師儒之重加以拜禮公於詳識之際尤切
哀矜直欲使無一人之獄又切戒預借折帛之
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天中節上壽奏浙右水
災欲令許浦水軍任疏鑿之役又言州郡任情
或以輕罪編置失 太宗奉法除姦之戒賜田
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
當行重祿盜販權貨配隸加詳 上曰議論切
當朕所簡注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
兼權中書舍人九年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

月薨 太子左庶子四月薨權直季士院七月
除中書舍人仍薨直季士院論軍具以來上下
相訟事干机連則先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
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旧制止救於求行使天
下不見其過九月薨侍講十二月薨 太子詹
事轉左朝請既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淳熙元年陳竟民非隨扈而獲列轉兩官尤大
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猶除資
政殿皆封还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体十二月
除翰林季士知制誥薨侍讀依旧 太子詹事

二年知礼部貢舉 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
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振
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
月以 東宮講易徹章轉朝奉大夫四月薨脩
國史薨實錄院脩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對退不
以語家人无得而傳焉閏九月除端明殿季士
簽書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 上謂卿
存心至誠季有淵源及倚用之意切戒以推誠
待過將帥同濟國事有曰人臣須是徇公不當
違忤古人有願公无權之說又嘗曰樞密每事

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從容多暇又稱遇事无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馭衆无術几致生變命尅零体寃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要條奏亦有不然者公奏零謂其留心軍務但絕治弛墮甚深乃是稱其所長然謂僻于自用刻剝侵漁勢不可緩苗因薦可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茶寇員是有功行賞太濫却須核實此皆大節目也其它應酬邊事如湖北之夷人占城之劫掠皆因事制宜隨即帖息高宗慶寿

奉上尊號為篆室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彥使回上怒虜酋無礼公奏天下為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四月因史日历書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大夫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尽公无私裨益為多簽書某難得卿宜同寅協恭傥人姚明敷已就禽而率逢原擅入多殺文州蕃部漸就安業而李昌祖誘殺降人公皆已謂不足為武徒傷好生之德上言皆令体寃責罰上言中宮躬儉誠信

太子溫恭儉薄 本朝后妃多矣朕自以為幸
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
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 上曰然德行為本
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末欲令宰相進呈退將
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
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无迎合之患參知政
事李公彥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
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
而退即作圣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旧人
亦上不然始日具事同進呈退就殿戶批旨然
心懷

後上馬今若再徑審閱然後付外則事无過舉
人无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
擬仍注鄉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
賢否不事形迹誠矣耶不敢以鄉曲故日而廢
苟曰不當非才而以已私庇之 上曰善郊
祀克儀仗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
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与李公同行相事五年
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大中大夫樞密使公
在右府憂思戢約束諸軍擅差白身人任職
事棟汰筋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為合入

差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抚存草莽山招到
作過人措置歸止添差負闕及冒名承代之弊
安邊鄙以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擄寇
陳峒李接之變誰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
賞罰明審平當 上二稱其毫厘不差又嘗領
簽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事至公過
事不魯放下鄉宜協贊又曰向來大臣不知兵
所以用兵多无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
憂錢公六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
谷西府數年不曾錯了一事去年四月日曆書

成轉通議大夫八月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
月明堂充禮儀使或請主兵官置親軍者宰執
謂主帥不可无此如韓世忠置皆鬼卒能成功
上欲令三衛建康王帥相度聞奏公独曰若令
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慮外
有尾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輩當艰难日握兵于
外置皆鬼等軍以募死士今无事而置此他軍
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為用又請受賞給勢
須加厚怨望日生万一有警使之釋勇敢出死
力亦何不可 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却顧

如此真善謀者也嘗論立吳元方而或言問人
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京蔡卞
然曾公亮蘇頌蔡襄陳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
名臣亦有王欽若丁謂輩故人主所以用之如
何爾上極以為然七年八月詔公今後重拱
殿及後殿奏事並免宣名賜宴隱秀上曰朕
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等
王樞使言平賞寇賞格比北虜戰功減半議罰
亦宜如此朕釋然而悟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
軍之將罪固當戮聖恩溥博遂從寬宥臣何力

之有十二月四朝正史書成進止議大夫食
邑實封滿万户封信國公執政三年謹守成
憲執內降之難行者張詠之子荐以水教溺士
卒褫官封還敕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
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万里公區處軍
務率皆合宜眷意益厚公歸羨君上无一毫矜
伐之色人望愈歸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
密使授光祿大夫封福國公累月亢旱至是大
雨霑足人心闔惺公奏事力辭上曰卿直道
自將知死不言朕所信用卿固不宜尚誰宜者

又曰卿等朕所信倚當盡言无憚公对曰有君
如此焉為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
雄罷政朝中蜀士率有去意公曰若宰臣一出
而引用之人相隨以去是激之使為黨也皆以
次進迂于是始按堵矣大拜之初好進者致附
谗月无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競之秋若
驟爾陞黜非惟有駭觀瞻尤非平日所善也旱
勢既廣力贊荒政起李椿于休致以次对帥長
沙知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為郡國之倡兩
路出粟粳濟邊郡歸止之關食者借貸二麥種

子戒飭儉視官司甚嚴 孝宗遴選送臣皆出
独斷版曹闕貳俾公擇才因荐曾逮周嗣武皆
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為閩漕時侍御史李處
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全久閑若不錄用
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
朝士有論朋黨始聞五鬼七殤之日者上以為
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為示之以靜則无事
矣虜使魏正吉朝見執書未進公諭以礼而上
吉鄰行欲退公即奏請 皇帝还宮降旨别日
引令館伴议之次日率如仪而去樞密副都承

旨王抃竊弄威柄招權納賄軍機邊事輒用白
劄子徑作詩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
无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
上始為之動色既而欣然開納曰非卿盡言朕
不聞此當為卿斥之後數日上又及之公奏
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謗一旦斥去中外
无不服 陛下之明斷既而宣諭欲改用文臣
公曰較獎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荐蕭
燧以待制為之上嘗諭丞相直諫无隱居臣
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与丞相議

之上 上曰朕欲獎用直言以起治道而好名之
士至于以虛為實毀譽亂真豈朕所望公曰誠
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具天下之大利
除天下之大害非獎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穎
輪對 上以為言涉沽激全无根蒂自王蘭以
言進用一傳而為劉堯天此後如周洎鄭建德
輩妄肆臆說相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
遂扇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与外任以卿前奏
故尚至今公奏頃以象緯失度 陛下畏天求
言縉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耻不相若雖入

于激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亦可賀或加沮
抑則有諱言之謗莫善獎其切于治道者好名
无安置而不問以示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
上稱善久之豐儲倉蠹弊上聞有司請宥治
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吏已
隨所紀流配官則更易已多難以令見任人独
任其責上即蠲之知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
罪而汝翼亦伏闕訴陳有旨索案而栗繳回省
劄上怒其擅格君命鵜殺之大理當汝翼
死罪公以其与夷人殺傷略相當又詣闕声寃

高宗祔廟祀畢請益力五月除規文殿大孝士
判衢州内殿朝辭褒諭勞勉至于再三退辭
東宮慰抚尤厚宰執百官郊餞奉版輿还鄉極
袞衣畫錦戲綵之盛又以便親求閑秋提奉臨
安府洞霄宮明堂大礼加恩積食邑一万五千
户食安封五千七百户十六年歲旦詣鄉校講
釋菜序拜之礼齒于帑布間二月光宗庚内
禫以詔書咨詢初政略曰鄉裏以經術羽翼朕
躬以德業股肱圣父周旋政地十有四年凡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与夫因革損益之宜可以禪

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公奉詔感泣遂
奏疏曰初詔求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曰
臣復加特詔臣受國恩至深至厚而不言臣
則有罪天下之事莫難厥初歷陳尽孝懋德奉
天敬民用人立政文事又言高宗壽皇如
堯舜而以禹虞陞下又力言禹之所以繼舜
者以对有旨建節開府儀同三司會魏國薨候
服闋日降制公執表瑞慕悲泣死時不肯少近
滋味仲秋中使傳宣抚問賜肉帑銀絹七百疋
兩為賻公親具表謝才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

欲貸命編管內地處以不死潛消姦宄之心又
奏粟慶介有才季此亦充宅上曰少俟復取
除二廣監司恭澹忠万飢公奏去歲荒政施行
畧備蜀遠旱傷尤當賑卹乞就江陵及總所各
撥万斛以濟之職事官闕上令先及侍從薦
奉人公拔其尤如羅點陸九淵彭仲剛劉清之
並与職事官莫焘光趙鞏除刑定官武臣鄧誦
乞大減任子之數以清冗官上付外集議公
奏去却為遠姑令熟議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
定宰相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

或負即以上三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上曰
張大經說近日差除頗協人望亦欲卿知上
又曰黃洽稱成都除苗止甚當以得人為賀朕
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奏
圣主在上矣不肖較然稟受圣訓度几寡過敢
不竭誠以圖報嘗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
相于人物不苟如此公奏臣于人物恐不能悉
記自有手記有備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者何
敢輕也九年七月為明堂大祀使九月拜特進
左丞相進封冀國公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修

控重哉公又奏祖宗規模既定難以輕改
上令從擬旨揮且曰此于兵將別无利害公奏
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权重不无疑貳故置
監軍事法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之地謂
之內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收天下兵柄以
制外重于軍中豈无利害与其行而中輟孰若
小恩以待大業之定其事遂已高宗不豫公
請依唐止現曰年典礼收不視朝以見不遑安
之意速升遐扈送于德壽宮門外一時典禮皆
參畫成之充撰謚號册文官及陵名者號充上

冊室禮儀使公撰冊文號大手筆稱天宮謚泉
說兢進高廟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宣永思
陵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皇太子參決庶務
於議事堂調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
補御筆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
當否密具奏未公復奏曰陛下方修廢官選
選在庭難逃聖鑒惟非臣所敢言知然二人資
序才望實與官職相當上乃出命蓋孝宗
无事不與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公又
以親年益高上章乞外議政復不為同十五年

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
因擬周極安豐軍公奏距弛之士緩急可用臨
難不顧其身小慶田謹者未必能之平日愛惜
人才止為此身對境振虜主歸上京所差人使
叔止一年公既陳設備之詳又謂接伴亦不須
遣蓋彼既止吾使之來亦難受彼之使上意
恐啓事端已而虜又振使人更不差祭上曰
卿言乃驗于今豈非真廟謨哉十二年十一月
為郊祀大禮使高宗慶八十議典禮賞賚甚
詳既被命撰尊號冊文又為礼仪使禮成轉西

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月象緯告異求解
机政章回上不允九月公喪長子求去愈力
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 四朝國史列
傳祕書省會要為禮儀使玉牒又進書力辭官
進封魯國公十四年以旱又求去 上一日以
手札問樞密非古制晚唐不足法欲罷之人吏
併歸三省公奏廟謨雄斷非臣下所及未敢輕
對乞少俟籌度已而晝度夜思基命之地軍中
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氣
又批止規開元兵強天下其視唐末密院豈係

有回卦氣已尽而哀苦衰病如此其能久乎主
恩未報母葬未卒為恨耳遂乞休致口授遺表
戒子孫忠孝无一語及它前一月大星墮于第
至是神色不少變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實八
月十二日也拜少保致仕遺表上聞 兩宮震
悼輟朝二日贈少師賜銀絹一千疋兩親屬一
人添差本路幹官以護葬官其子若孫七人卹
典甚備殄瘁之歎中外所同紹熙元年十二月
甲申葬于婺城之北十里許隆壽之原紹熙二
年贈太傅五年贈太師皆以諸子陞朝該大祀

恩也娶何氏左奉议郎知温州瑞安縣紳之女
封異國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模通
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樞朝散大夫新知岳
州軍州事次曰机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
樸建功郎次曰棟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次
曰檝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曰輔朝散
大夫新知辰州軍州事次曰栻修職郎新監台
州支鹽倉模机樸皆先卒女三人長適故宣教
郎通判平江軍府事姚顛餘皆蚤卒孫男十三
人儼承奉郎儀倫俱承務郎億將仕郎備承奉

玉牒詳字一司勅令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
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
之重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免家拜右丞相同心
輔政上益傾任之公首以用人為己任以館
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及選治郡高第者為之
于是薦召蔡戡謝朐稷周顛尤袤林圻茹倫羅
點鄭鏐等又以張栻傅淇徐誦王止己京鏜等
分為監司一時翕然稱為得人戶部申明赦文
蠲閣稅租之外其餘赦所不載者欲起催則存
飢方蘇恐致重困公奏當令計之為緡錢三十

七万有奇若朝廷補其經費方可蠲放上慨
然從之明堂記事上以任子臧前却几半公
奏仁宗時韓琦等臧任子犹不免紛上陞
下行之既尽人情後效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
人將入十久任批衡求退甚力上不許嘗欲
行推排事公謂同列曰非不知其利以臣寮所
請而行尤或可緩若作直者則奉行過當利未
友而害先之吾輩在此見民所苦當如疾痛之
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
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

郎修承務郎侑仍承奉郎似偃倚信侯孫女十
一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康府上季教授程斌次
適將仕郎姚元特次適姚元哲次適從事郎信
州貴溪縣主簿趙汝鏗次適將仕郎丁嗣延餘
未行公神宇秀整雅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
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邃深詞藻瞻麗蚤步清
要輿望已屬中雖遭迴晚乃際遇孝宗皇帝
以不世出之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為之
志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
內治選任儒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為之

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
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
凡七府公独通歷以至端揆近所未有也 孝
宗聰明果斷臨照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万
務守法度行故事大綱小紀持守無失取人才
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則不為苛急
論兵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必當
罪而歸于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內又安君
相儆戒上無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
治者必稱淳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郊縫而

藏諸用者外人不得其見其所薦進能尽其才
而避遠名跡若不自已出蓋有受恩而不自知
者沖澹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衣至十年不
易素不喜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絕声色之奉一
意篤孝聚書數万卷無所不現雖機務叢委退
坐靜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
制語尤有體要一時文季之士皆出衡鑑 上
選詞臣必以密訪之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
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
愛諸弟任子思先以及之撫邱遺孤居無墮容

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無雜賓切認
之慘素服令祀皆當於古人中求之某不肖再
點朝行負丞太府忽有容臺博士之除上問
班序反下若左迂者公奏議禮之地最當擇人
而近歲乃以序迂臣所以為缺者欲重其選也
某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雖以私諱
不及就職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某之投閑
亦久矣振等以行狀為屬將以上于太史氏仰
惟公之備道全美宏才遠業某何足以知之謹
叙次爵里履歷行實之大槩參以見聞而書之

蓋公之為善不可勝書徒恐辭費又不敢以溢
美也嗚呼高宗擢之言路不及大用孝宗
眷倚最久經綸未究而己身以去光宗以日
季之重待以為政而公不勝卷矣此縉紳之所
重歎然自古稱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
尤為罕遇如公之交知崇朝衰榮終始士之
致身至此者有幾亦可以無憾矣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行狀

四明樓

鑰大防

敷文閣李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奉

汪公行狀

曾祖元告不仕

妣何氏

祖洙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

妣陳氏累贈太碩人

父思温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

累贈少師

妣王氏封恭人累贈越国夫人

慶元府鄞縣武康鄉公江里汪八猷字仲

嘉年八十一狀

惟汪氏派出黃帝得姓尚矣然自歷代以至
本朝永崇有一显者宣城鄱阳上饒四明諸郡
大卒皆出於新安英濟王廟食千載後春絲衍
宦路相遇多講宗盟 祐陵時大司成澣以耆
儒名翰林李公藻以文章显崇謙司成薦奉心
用張衡思玄賦汪氏危魚及擅弓童汪騎事且

曰遙二譜牒之相傳沒、衣冠之不振多更魏
晉之遠莫兩崔序之有稟可知矣丞相伯彦首
相 高宗遂為佐命之臣紹興隆興百竿也樞
密院少教樞密使澈任至大位子孫宦達相踵
瑞明殿孝士尚志應辰以重名崛起雖不至公
輔而道誼風烈足為一世师表此其尤盛者也
公以文昌旧臣歷仕 四朝康寧耆艾独殿諸
光抑其坎焉今汪氏所在中多幾如王謝家豈
族姓盛衰亦有待於時邪公之曾祖勉約而有
士君子之好受知於范文正公王荊公正奉為

鄉先生文以淳備沾丐以孝少師侶與初為太
府少卿兩浙漕使風誼尤高措紳推重生四子
公其仲也始越國方娠公之時伯父夢應真受
生產於叔父吏部鄞縣丞之官舍生而岐嶷骨
相穎異四共誦孝經已對客曰孝中所講論語
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倚軍皆畏
之紹興七年以少師遇宗祀補將仕郎調右迪
功郎衢州江山縣尉公漸漬以方晚暢吏道若
老於州縣者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轉力之優
劣輒得其用方鄉境捕境內肅然鉤及滯訟斷

之以理其在甲子洪水稽天發廩為鬻以食避
水者又販鹽商大舟救之存活為多時方申兼
經之制以嘗試南官公錄詳業再薦漕臺遂中
十五年進士乙科秩海鹽陞左從子部為婺州
金華縣丞勉子益明期限又信文引可以質錢
至有以淫其屋者嘉民六氏析產置訟素牘紛
積公詰其姦謂祖屋枕山去兄據其步而使季
弟由山蹊以出公曰此最其不平者按圖更分
已得焉鎮又訴又遜及贍瑩嫁姑之厚公曰尔
父兄同力起家又遜有法奉先家嫁諸姑豈得

不厚一婦以中女買田託以嫁資公考頓家戶
籍不減半頃伏取均之且以嫁資公考頓家戶
門元全人至親不復可相見汝家破矣俞講平
幼之禮歡服而還時戶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
以經界選公為在游縣覆實官約束嚴峻已量
之田隱蔽畝步不少多寡卒至黷亂盛氣臨人
元敏時者公獨曰愚民不識弓步不善度量若
曰少而所供反多須使之首復乃可並以李公
曰當何如公曰凡有不實許其自陳俟驗實與
改正悉皆施以受賜者已不知其幾既至躬以

阡陌唱弓量之目則已默計其廣袤之實吏遲
壽久之元豪釐差覩者以爲神凡戶俱有方略
邑人鼓舞旁具管取為法又躬納圖帳村公
又欲以十保合為一圖仍與鄰都大牙相入公
曰一保之圖用紙二百番已元地可展又從而
十之不惟不巳圖亦安用之所徒重勞費元
益於經界也由是諸郡俱免催科辦戶談笑而
了不失忠厚二十年丁越國憂星奔哀毀悲動
以路服除為嚴州建德縣丞二十四年饑民哺
聚熾甚守禦調度多出規畫以沈元事分都賑

給事中指一夫詰曰是某都么人也蓋居兩都
之百而冒請者械繫於步餘引去事已徐釋
之又嘗避薦牘辭受輸皆人所難巨明年用奉
者改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旋遭外艰既造
朝有達官使獻生財之說將用以為薦公曰財
不可生也生財者必害於民寧甘心寸進耳遂
謝之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
虜亮犯邊饒讓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
佐其長以办羣工扈從咸知公名三十二年賜
緋魚袋改幹办以在諸司糧料院之本盈凡目

不給祝公百摘一二元不切中老吏驚嘆謂未
有也或言推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綏公
躬自檢校得其實以对隆興二年四月參政錢
皆肅公宣諭淮東群為幹办公事九月改充參
議官內裨幕府外案邊陲海泗唐鄧之存錢公
執以為不可公亦贊之矣不得盡以終免倉猝
之變者宣諭司之力也迨大宗正丞乾道元年
兼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左選又兼戶部右曹有
蜀士理和余酬賞吏又欲以小節取會公曰在
法有虧照可驗許比類而取即取其同類者併

上之省吏沮抑尤急以力爭之自是始為定例
六月輻對錢公先薦於上乞与之言察其人
物公奏德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
長量已授官毋拘流品又乞表薦宗子隳可錄
用上注目久之謂輔臣曰疏通詳雅有議論
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公自登第嘗
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少意在州縣時守將
多委以箋奏南官名表一出士林誦之此外元
佗職務同列言於廟堂謂公操煩治剋有餘而
清管大甚丞相洪文惠公以此諭公七月遂兼

吏部侍郎右選九月除吏部郎官主管尚書左
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妙選寮案是月以公
兼太子左諭德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
多寓規戒莊文深所欽重嘗出危大浦禁中
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寮同賦既還公謂同列曰
燕既不與元以措辭若出於御製或儲禁為之
豈可廢和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
與也白于太子而心二年為省試參詳官參
政林公安宅以戶選同知貢奉就除諫議大夫
自言在場屋久以考校可屬公、為文協心焉

訖日款邀公訟論辭不往林既罷政獨免於
評議六月除祕書少監高宗聖政本成進讀
于紫宸殿德壽宮道山洪高領袖名士職當修
神宗以來會焉而曠也卒深懼典故散逸卒
屬分纂上軍之為置局命宰臣提筆本奏
五朝之大典始備金國未賀四年正旦借吏部
尚書為接送伴使上死語錄見公敏於酬對
處多有體滋嚮之尋兼權刑部侍郎六月兼崇
政殿說書八月兼權給事申孝宗屬精民可
訪口不勸宿直玉堂夜宣對暹德殿賜坐從容

導公使言時欲遣察官決獄畿邑公奏使果有
滯囚者且先決遺可休太重徒擾諸果又又
甚於監司之臨按不得不謹於始遂改會通判
以引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尔每遇夜对上
多訪以時事嘗曰卿為侍從天下之可无所不
當諱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語正
欲知朝政窳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耳可極論之
公悉進所欲陳者奏對明白曲盡情偽上多
聳听而引之其造鄰啓沃之際若講議進故可
端治道之為具有遺編亦或削藁而不傳惟見

於功之實者謹書之以池鏡信建水災乞用
鹽州劉渙收買耕牛之法令州郡廣收粟以備
賑案諸役法則陳一鄉通差物力均差均錢雇
人官戶例減限田之詳又別白里正則專主煙
火盜賊耆耋壯丁則催科承引今取耆長雇直
撥入徑總制司並緣法意里正承沒之初柳使
兼充沒者受害為甚至死又爭又乞改定沒法
未可輕變廣求中議而後可又次逆以歲月若
欲寬其困苦當先嚴禁誅求又論停戶不充沒
次以鹽折稅或有未嘗親爨波之勞居近場監

貸錢取息射利為厚且三分尚有限田而此曹
獨元定數反受官戶隱寄又均和買於編民歆
將家產及二等以上依官戶充沒又論給賜勳
田近戚以田一得指揮豪奪占據禁黠者妄指
官之籍沒民之戶絕者以為獻藉勢凌轢州縣
至不已誰何寧忍惠及一象而使人重罹其苦
自今惟當錫以金帛使自求之又論籍沒財產
心可於強盜囊橐官吏犯贓之人然朝為富
室莫為窮民流裔凍餒已自可念至有倉庫綱
運負陷官錢而致破家者宜有以此處以歆應以

欠負拘產不在給賜出賣之數計其租入償欠
既足則以給還使復故業以至廢鄉村私立稅
鋪鬲官監淫坊及陳万户淫之策崇曰輪對論
銅器、害則曰產銅之地不費浸銅之水斬涸
鼓鑄重費楮券弊深淺於邊境而法不嚴壞為
器用而官不可若立用銅之罪重於銷銅之人
居官而使人為器用者坐以贓私罪則法乃可
以論捕淫之害則曰民戶遭劫盜者猛有官司
可告盜既不敢回毒鄰里亦得救應今捕淫者
空人之家鄰里至步則証以拒捕官司不復明

白則是捕淫之暴甚於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
身而老幼自若今一遇捕淫奉象拘繫非法受
苦則是犯酒之罪重於殺人也大率公之論多
肯深切著明考究詳備王音嘉祥嘗曰卿前後
所言皆今日可引之可臣寮所未及一、付外
案訟有不同不尽見諸施用亦有遂著之甲令
者王年再為參詳官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兼侍
講職於秋官二年錄孝宗垂意刑章哀矜庶
獄公乞重修法令謂中興之初首立詳定一司
自建炊四年六月以前著為紹興法令四十年

多編集監奪貢奉常平茶鹽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因革增損迄元成書敕局官多吏錄俸優賞厚因減冗官巡廢罷奉數十年之法一切不省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若不刪其餘重定其當否有司卒用新制而棄舊法日移月改輕重舛牾元所遵承使彝文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售其姦及今不為久益難考乞明詔畫以編纂命大臣典領而遲廷臣討論庶幾筆削必當以杜吏姦以一民听土極以為然即今條其仍差大理二卿本部三郎官寺丞司直

各一員公遂兼重修敕令詳定官此四年之冬也他官在當不一惟公疢定以為己任推奉詳明通練之士以自佐訪求旧吏網羅故牘若一司一踏專法不係海者即厘革之一時申嚴或雖係續降尋即罷改者即刪去之於見以法中增損元文五百七十四條帝修勅立者三百六十一全刪旧文八十三存留照用者百二十有八墨本旧文朱本新條年餘本成進本之奏公所少也謂將所以續降參以累朝法意酌以四方人情考訂編入各有看詳案冊以

言去取之司而例不以頒降教申教有司凡州
具於新書有所未脫許條具申所當以元修因
依日下 孝宗取進本列於選德殿之左右朝
夕觀覽嘗宣曰所疑隨即奏对上又取條冊指
曰与所奏俱合嘉賞再三曰文字繁繁不易
記當意所職乃至於此對曰此法將与天下共
之况屢承宣諭敢不尽心他日又曰如初遂亟
稱於宰執有忌公者迺入譖言賴圣明不以為
信尔後屢更修定今凡再易矣規畫大卒循公
之旧而精力不巳逮也 上又嘗曰本職可刑

罰黜陟豈无过差公因奏温台大水郡不以耳
使之具折以守臣王之望尝为批改陳巖肖为
從官特免違慢之劾乃移罪二漕各降一官
上云尔竟未是待作一名目改正公又奏知其
未是當明以示中若别作緣故則前失仍在不
若徑改之有旨改正又奏知信州趙師廉補余
前政所虧常平米方及半而坐擅用鑄兩狹永
不得任親民提峯李唐已嘗申明送饒州取勘
亦以不引檢察坐之且不得与監司虽欲示警
而皆不當其罪案上皆得追改步命办台民揚

大任匿盜而已告捕不應坐以越訴即依條給
賞仍免其罪論一案推結之法屢變會曰元期
獄訟淹延即令別立汰时尚本周公執羔犒
公元吉樞密劉公珙以強盜卒不死元所懲
艾侍郎林公栗為右司謂今之強盜非親下手
已殺人者類皆不死謂依 太祖日法賊法三
貫者皆斬公恐遂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強
盜豈可懲用日法而痛懲之何為不可惟是天
圣景祐宣和以來益用中典 大上与民更始
非以刃殺人者一切貸死遠近歸心循襲既九

復失繫姦之意今已議為汰六項犯者依法處
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
矣此輩雖愚豈元黠者為訟知有可生之路志
在得時而已所全尚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
悉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既立
未及已禁其為盜波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
元唯類為盜者元復全人究其極而計之死者
益中矣陳公良祐為諫議大夫執取案例公以
見定一案耳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
川法則才四人若如日法則百七人俱死遂從

公議借吏部尚書為六年賀金國正旦國信使
既至盱眙得印榜云今以犯強盜竝依祖宗
旧法所有六項指揮更不施行到額未及結局
即以其不得其職自列求去上軍其詳即日復
以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焉有請以大辟奏案如
情理可悞即上朝廷若情法相當者止從刑部
審覆以下公以為既經奏罪非有司所得自專
當依旧例擬斷降首處分尤見詳審欽恤之仁
監司按覆官吏不得送置司州軍根勘徭兵之
良法也久而寢紊為弊亦多以申嚴之使見有

違戾者並行改送勘院翻異當究其詞具申
監司有詔物價騰踊以備定罪者每匹增為三
費公乞以錢定罪者亦如之其以罰教法助
聖朝好生之德者未易悉數也使虜之設權焉
為輔以公在朝累年於人甚周而介然有守未
嘗与之通至是惟欲使互相處而不為異唯不
已過為奉承而已又疏之申服其裁正而其人
自此不相樂矣時孝宗萬欲徑略中原使回
者或承順旨意過謂大言公歸首以為曰對曰
夷虜過分已甚固夜不久然其法令皆嚴亦未

易傾故不到淮南不知此所以可守不到虜庭
不知彼所以可取因具陳徑川所見耳者 上
曰如知所言則未可為攻取計耶公頷首曰誠
如 聖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益務內治以俟
機會其玉色不悅公又曰臣不敢妄揣迎合耳
者以為名言七月除樞吏部侍郎九月兼樞尚
書再置教局兼詳定一司教令先少師嘗為吏
部即仕者脫兵火亡失文書訴者日集躬為办
析吏不得蔽違請改官狀五紙之外許令改奉
聲績卓然公少親見之目為即嘗歷三選以至

長二情通管要兼古人之長建明尤多卒以先
德為法或曰今日凡多從窄非曩時此時益務
為沮柳号已任怒而至显用者公曰方且鄙之
何甚效尤乎調官陳詞者多孤守之人於此不
為苗意使不得其平尚謂之銓衡邪由是鬱者
得伸滯者得速求者得遂人、感悅亦未嘗屈
法以從人其有不可明以告之邊元所恨办宗
宣及陣止人女夫不當在七邑之數乞恩科權
官還人願改仕者請以歷过嶽庙為考修正川
廣定差之弊命官被訴不徇勤正者免罪刑寺

注籍以妨差注具人緘否欲俟其任滿奏耳案
以收坐不當之人正就却檢照免引下取會又
條列部中苗滯節目附赦施行皆欲去弊剔蠹
使遺法流通以為公私之便中使堂夜傳旨李
士院袖出資治通鑑一冊指唐沈既濟論還奉
事曰今日有瓦此弊其說可與不可引未早面
對還即呼燭少奏既入先歷陳數項謂事與今
異弊象似之其言則難引上曰知言甚明更
試一言因奏正恐言不巳尽曾笔於紙深夜亦
寫不謹上即令展讀二畢不敢由中還至廡下

又遺宣取且云更欲詳覘可逐當下宸眷日落
會常郊特差充鹵簿使人知妨用其漸而忘者
愈甚後事力求外祠上亦知之七年正月除
敷文各待制授李江州太平興國宮侍從報各
褚公賦詩苗題以錢以色古石刻存焉还鄉四
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而办即實瀕
海中有沙洲數万公号平湖忽为急夷号毗舍
耶者奄至尽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
百餘人殲其渠奎餘分祀褚郡初則每遇西風
遺戎为備更迭勞擾公即其地造屋二百百遺

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便不敢犯境以左翼軍徂
於盜賞忽又報侵犯徑捕至庭自以為功公曰
毗舍邪面目如漆黥淫不办此其人服飾俱不
類何邪察之乃貞鵬人帝四舟俱其其二已到
錄二舟以疑似破誣公驗其物貨什器信然軍
人遂說二不已公諭其將曰使貞是寇賊固不
應從捨既知其為商旅又豈得陷以深文始皆
退听即使尽入來遠駟所販黃鵬償以官錢命
牙佷旬日百遺軍屯城外有入盜庫銀者踰
垣而出為還者所偵及執而歸誣以為盜而上

之郡公已得其情仍械還者使參對失銀十二
錠得十而遺其二王將办數甚苦公不为動已
而軍士首伏即其所害取之皆伏辜微公明察
善处則俱失其情矣蕃帝杂处民門之旧法与
郡人爭斷非至浙傷皆用其国俗以牛贖罪浸
亦难制公号於東曰安有中国而用夷俗者苟
至吾步當依法治之始有所憚无敢斷者三伏
脊誅就即鑄銅瓦三万片船司得旨令京廣二
州守臣監造付之公上疏極論其不可既犯中
国之禁又为外夷所没独不与而外宗正司廩

信其廣九以為病公搏節用度增價以衆民始
免於奇取公再乞西求奉祠九年以治川尤異
除敷文各直學士再任賜衣帶淳熙元年申前
詩始有與國宮之命歸次延平除知隆興府兼
江南西安撫使赴鄂奏事甫入國門即令引
對臨遣甚寃江上有驚師訟害主人而據其女
因有賀時女百公威名密告具令公為寃治得
主人夫婦二屍於神祠之口寃始獲伸吉民王
氏雄於財怒武尉之不容冒伸官地証祈于州
尉不屈夜火過其門使人折其足事達帥憲公

同奏其事且謂父子皆以貨得官恐從未減无
以懲姦乞先除其名孝宗究奏震怒徑下所
勘建昌軍皆黥配嶺海併坐推吏之受賂者江
右无不快之五月茶寇賴文政等起湖北自湖
南向江西帥司即令境上防託江西所恃惟贛
吉將兵亟遣未及而賊已入境与吉兵遇一使
臣死之以湖南曹戕官軍至此又小勝心為逃
死之許遂據禾山洞公遣副總管賈和仲總教
州之兵以討之和仲老将意頗輕敵或已議其
很復難任然兵官无踰此人者未及出門而得

首果以委之主帥謂蕪而遣牧領兵職也武人
謂朝廷專委凡可寢不相買一到賊星莫夜驅
迫將士入山反為所覆不可復用又遽遺約降
至折箭為誓人知其為詐而不寤賊立旗幟為
疑兵由烏道竄去兩日而反知之六月初有首
湖南令帥臣王炎節制如已入江西即令賈和
仲統率四千人馬討捕是時猛未委公及和仲
輕率委費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
都統制月未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暑中兼
程而進洪里吉七百里勢不相及賊止舍習險

阻常隱叢薄間弓矢所不及官兵驅逐接戰十
餘殺傷相當多猝過於湮溢之處交鋒者不過
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蹤跡使荷戈被甲之士與
之追逐虽欲列陣併力有所不可既逐入廣而
又復回初統招安列六百餘人後心餘百輩則
知所喪已多勢既已窮而有許校身自首指揮
百有禽獲者六言本非兇逆若可其生踏又未
降矣遂以小榜具載指揮募人入賊云望北
久矣尚得脫可文官未即當隨往提刑辛棄疾
同議遺士人借補以而公已罷畫復逃去未

戎興國尉黃倬詩以正合前說遂降公初以和
仲敗事自劾降危圖客待制會有為和仲地者
又降集英殿修撰後帥既以僑功受賞公遂落
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十二年始得外祠
十三年高宗慶需復危圖客待制十四年再
奉祠十六年授奉鳳翔府上書太平宮從熙改
元盡復旧職二年改仕兩朝即位之初皆有
詔求言上又賜詔本抗言賜銀合茶藥公退
不既久元復用世拳、憂國終不弭忘疏論天
下事各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朝家優老特

既至樂廬山之勝杖屨徜徉登臨自適若將終
身者借本群庠益沈酣於史冊上下數千載具
止大槩下至釋官小說罔不該究塗中和浦以
歸去未辭平易精切視前輩元媿佳妙或出其
上遇觴客則使歌之王魯公謂公不求復用公
耳之曰求之廟堂而辭之君元非自欺乎既登
七十即抗章引年求致其事朝端以為高又予
之祠再申力請其以諸公相繼得謝遂為法時
美乎實自公發之尚本鄭公丙貽本曰公少公
二先吾著鞭矣始少師以深仁厚義稱於世

嘗曰事、止、川方便物、止有利益此吾志也
公又已推廣之少師奏先莹素謹公之葬二親
皆力貧窶多規抗宏大纖悉周備鄉人視以為
式既畢寃宥假貸經營久而家舍方熟廬居終
喪拜嬖之外諱日又親薦羞於山百南城祖陸
外家王氏奉川諸坟一一經理可為永久三姝
尚幼竭力嫁遣俱得所歸聚族寢中辟先廬房
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內外百口獨當家務出私
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所得盡為諸院公
費又以及及弟之貧者二外孫既孤收養至今

除敷文咨李士賜衣滯鞍馬六年秋初感疾七
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上贈四官、一子娶樓
氏封碩人先二十七年卒于隆興男王人端中
奉詔即西浙兩路提奉常平司幹辦公事立中
宣教即知婺州武義縣丞訟檄叟省弗可以留
方將丐祠執養而公止矣以中將以遺恩補官
女四人三蚤夭一遠奉詔即知福州永福縣可
樓鏘再遣修武即新東南第六副將抗州駐劄
趙善璫孫男四人之翰承奉即監嘉興府華亭
具市船務之幹之輔之執女七人長遠迪功即

新臨安府臨安縣尉永得宣次遠里士沈楷次
遠通仕即趙溥次許適王元恭餘未日曾孫女
二人尚幼碩人以溥熙五年葬于慈谿縣石壘
鄉危潭之魚諸孤將以十二月丙申奉公之柩
合焉禮也嗚呼公之為人几于全矣少而孝弟
稱於鄉黨長而聲譽振于場屋入仕則公勤廉
懇施惠於民立朝則忠諫轉白結知于君用雖
不盡退而居鄉高祖特達四明素為義郡至公
而忠厚之風益盛焉天性樂易于人元不容而
几裁自高截然有不可犯者其在朝以史文惠

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深魏成公少小相
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為官寮王侍御伯庠實為
洞家前以同時公樂於平進既元附矣之遠又
不涉於指議公精敏而寬和處事有休其在禁
諸尤為梁文靖公陳正獻公及今少傅周益公
所知惟虞雍公與史魏公三公不咸雅不相樂
徐而避之孝宗察見隱微幸保終始方危曾
鼎責一時諸公不事孫劉者蓋寡危在谷門聞
詢德之除亟稱以為當仁有史官坐中言曰亦
與之熱邪危曰在共未嘗注來公少為三衢兵

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去如出一口耳者
益以此服公之介曾向有管驩之嫌隆興之屢
貶南康之久謫既歸而八年不得祠多其力也
時碩人未葬豈不念歟史公風公通本修好謂
求進則不可不尔恐梗必計公歎曰若已為此
前又不致相失境達空函貽羞千載老矣一听
天俞耳以得善脫史公深歡美此節每以語人
謂不可及南康之親戚恐公未免嬰懷或致
摧沮公方挹送之者曰使公年近六十以恩科
得官今赴星子一尉豈不為我賀其曠達類此

官賦輸送皆親為之不以累兄弟文得整办无
一金之負少師既任諸子晚共一以及伯氏去
子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中推以子次子
積中尋又奏其二子得中稽中及季又弟江州
之子敏中既拘限負將復予叔弟之子軍中而
不果然終念之厥以江州公之意俞以一官
甚愜初志而公之孫今尚有白丁焉 兩宮全
節非有疾未嘗謁告子弟之已仕者又使之俱
川曰汝曹世受國恩終共不處獨不乞以頃刻
之勞効後天之祝乎宗黨有急以公為財產業

素薄俸及自給納祿之以用亦寢窘隨力周施
嫁人之孤女葬貧者之喪不知其幾叙宗盟及
累世外門姻黨宗派條列芳典仁錄以遺子孫
使之不替親好預管美禮崇輟以予人至于再
三元斬色象有一池鄰里來汲每欢曰安得有
財如水以濟人之欲乎力既不及遂卒鄉之人
為義莊首割二十餘畝以為倡市皆競勸至三
百畝又得郡中益以絕產二頃凡矣士夫之清
貧身及不給者量多寡周之其地立莊於城西
門之阿親為約束防采曲尺可為元窮之利庫

校自兵火中斃於久寢地功卒巨室且為之文
謂崇釋老之居以激福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
風化首勦似門耳者不約而趨學舍一新冠于
東南冬至其旦序拜有規主監斯少卡以禮
推年長者為孝賓遇釋菜則為祭酒自編於布
韋之官以為一鄉矜式凡里中以予卒自公倡
之寢密造門又与約禮不台遠近又親襪其門
性不喜飲而好客觴豆不至過豐而情意周備
共講壽席自為教詞皆安分知足之語人多傳
誦會者不下百客手自勸酬連夕不厭飽及僮

僕元不需治百赴宴集又尽主人之功危坐笑
談余達旦不先是貢卒之約觴詠琴奕未嘗以
爵齒自居此皆終身以之生之官多以爲軸
秉教公樂於訓誘隨所職一一以告已以公言
者多著已稱真一代之吏師也成就人固多矣
而薦奉非名士不与樞密大資政榮公翦方爲
掌故公一見識拔於糶人中尚書錢公象祖侍
郎劉公孝躡史公弥大徑略潘公時屯田鄭公
鏐竿判沈公銖皆卓然者其他汲引光显于中
外有知人之稱晚更篤孝如少年志生有遠存

存藁二十冊現志手抄曰適奇簡忘十七冊取
唐宋名公詩集編爲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
吟等書端中等方會粹俟他日鐫木以傳今藏
于家公曾祖金紫娶翁氏公祖母陳氏翁陳出
也兩家少師爲表兄弟又甚相好先君工部
遂締姻焉公之碩人又公從伯父之女交婚且
今如未陳然先君依甥館公輩生去外家蒙外
粗教育之賜予諸舅如諸父受知於公尤深且
久公爲禮部祕監時公當侍側護客使虜皆許
侍以晚而僥倖與表兄華又各直孝士陳公居

仁徒登從班居素切鄰公既讞予而集得奉祠
六年之百有リ又從有唱又步注來殆元
虛時剡談次倒其樂元涯公共老母年九十公
少十共鄉官合慶元夕之以箚鼓相耳暮春方
心共晚公既為貢季士老母亦進封信安郡大
夫人即奉詔旨均致粟帛羊酒之賜皆為一時
之盛平時慕白樂天之為人仕但至尚本白以
五十八册休猛一出為忘月公之册又先二年
而壽過之以適名各宜靜名室杰履道宅圖於
屏且本池以篇等於其類後又易以元可奈何

之歌詩造平澹已道人情曲折扣達哉樂天行
等篇實之集中殆莫已也公嘗與公同究石
林避暑錄話論樂天事甚詳公歷言出知大槩
慨然而歎謂吾非敢追記古人而大略偶似之
公遂錄于冊益公見之賦詩甚王以公此樂天
尤切公曰柔不敢當然足為不朽之業矣遂疏
石窠通脊中公既有疾時口安否一日奉版輿
過公笑語竟日不見小異才隔再宿有報公之
疾安者堅走脉不則已不可為矣藥石後穰皆
所不及嗚呼公豈厭塵世而徑任邪何去之速

也內行修飾名節純全壽考令終幾元可憾惟
伴風道骨又謂上壽禍起非意最為鴛痛耳公
之止者无百貴賤小大駭但赴弔相向而哭俱
為尺哀卿之達尊即太守而下王庠稜之士相
与言奠而寓哀於文皆盛德之感也某痛徹肺
肝固已不堪若太夫人之悲慟深不忍耳日道
之人所甚歎也諸孤以葬日迫近未遑求銘於
當世儒宗俾公叙次以可竊自惟甘愛我抗我
莫如吾日而知日之詳者亦莫如集公之名位
至此小官時事不又屢書痛惟待坐之次公慙

言入仕之初以至通显凡徑原列者其月姓名
一、不忘耳見所記既不可勝也謹擇其可法
者備載之不嫌於詳也他日定謚法東史笔者
庶有取於斯焉謹狀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